



大明乌纱

Da Ming Wu Sha

叁

西风紧

著

# 大明乌纱

大明乌纱

Da Ming Wu Sha

叁 西风紧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明乌纱 / 西风紧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108-6811-5

I. ①大…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217 号

## 大明乌纱

---

作 者 西风紧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60.5  
字 数 83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811-5  
定 价 10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段三八 |

## 。情意。

627

张问奔走了一晚上，天亮之后，离邱家庄已经很远了。他专挑小路和偏僻的地方走，大方向向北，只要走下去，总会达到浙江地界。

到了中午，吃了一点干粮，继续赶路，刚走没多久，他就发现前面有一条驿道。驿道从旁边的一座小山延伸出来，向东延伸，挡在北去的路上，张问准备穿过驿道，继续从小路行走。

这时，山后响起一阵马蹄声，张问转头看去，一支马队正沿着驿道从西边的一座小山后面奔过来。那些骑兵头上扎着白布，张问怀疑他们极可能是白莲教的起义军，因为这个地方显然还在福建境内，是叛军控制的范围，所以在这里活动的军队肯定是叛军。明朝地方军从来都是先想着自保，没有朝廷大规模统协调动，不可能贸然跑到敌区冒险。

张问一边向驿道反方向走，一边注意着那支马队。张问穿的是短布衣，一副老百姓的打扮，而且脸上都脏黑脏黑的。那支马队果然没有理他，从驿道上径直前奔，留下一团黄尘。

就在这时，山后又出现了一大群军队，看来前面那支马队只是前锋。张问便继续走。

后面的军队有步骑车仗，沿着驿道默默通过，也没有管路旁的张问。

就在这时，军队突然停了下来，张问心里一紧，但是他仍然沉得住气，依然保持着行走，只是脚下加快了速度。现在他离驿道不过几十步，跑的话直接吃铅弹，他已经看到了步军中有许多鸟銃手。

军中走出来几个人，向这边走了过来，有人喊道：“前面的，站住别动！”

张问看向走来的几个人，突然发现前面那人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人太有特色，生得细皮嫩肉、眉清目秀，张问顿时想起来，这人是青峰！

青峰就是“公子”叶枫座下的心腹，上次在杭州钱谦益的府上，出面刺杀张问的人，就是这个人！和张问有一面之缘。这家伙是叶枫的人，居然和白莲教的军队一起，还真让张问猜中了，叶枫和白莲教真的有一腿。

张问心里咯噔一声，很显然自己被这家伙认出来了！张问右手摸到了身上的尖刀。

这个时候，他心里才冒出了一丝绝望。不过他的头脑很清醒，立刻清楚了自己的处境，这个时候有三种选择：一，投降；二，逃跑；三，拼命。

几乎是瞬间工夫，张问就做出了判断，他决定拼命。不是因为拼命就有机会，张问作出判断的依据是排除法：投降的话，以后俘虏的遭遇不敢想象；逃跑的话，等于送死，对方那么多人，拿着火铳乒乒乓乓一顿射击就解决问题了。

青峰走到张问前面不远处站住，他身边的军士端起火铳对准了张问。青峰阴冷地笑道：“张问！我一眼就认出你了。你打了败仗，我还以为你溜回去了，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哈哈……”

张问直视青峰的眼睛，缓缓地向前走，他想靠近一点，这样就算中了铅弹也有机会拼死一战，战死显然是比较好的一种死法。军士端着火铳喝道：“站住！”

青峰用手指碰了碰旁边的火铳，说道：“放下来，他在我面前根本没有机会！张问，你衣服里有兵器？哈哈，你觉得有用么？”

连青峰一起一共五个人。张问见军士的火铳放下来，自己离他们已经不远，他深吸了一口，大吼一声，奋力跳将过去，同时抽出了怀里的尖刀。张问知道自己不是青峰的对手，他也没想着能杀掉青峰，只想干死一两个人陪葬。

他直接跳到旁边一个军士面前，那军士被突如其来的情景吓了一大跳，抬起枪，但是张问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张问伸出左手抓住枪管，向边上一拉，拉偏了方向。“砰！”一声枪声，显然没打着张问，张问手里的尖刀已经对准那军士的锁骨下方狠狠地扎了下去。

“啊！”军士惨叫了一声，张问拔出尖刀时，一股鲜血飙了出来。张问看着那股鲜血，仿佛看到了瞬间之后自己的血，因为还有三个军士，已经拿火铳对准了自己。

张问心道：或许中弹的时候还能杀一个。

就在这时，突然青峰大吼道：“住手！不要伤他性命！”

“砰！”还是有一人开火了，由于慌张，又被青峰岔了注意力，打偏了。张问好像感觉铅弹擦着自己的脸飞出去。他毫不犹豫，已经举起尖刀向开火那军士刺过去。

突然，“啜”的一声，张问感觉到虎口麻，尖刀虽然没有脱手，但是被青峰拔剑砍断。

这把刀现在只剩下一小段在刀柄上，显然很难杀人了。张问转身就跑，他等着被人一枪射死。

不多一会，听见砰的一声，张问左腿上一痛，左腿一软，一个跟头扑倒在地上。他没被打死，也跑不掉了。

张问心里一痛，一个声音在心里说：绝不能让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他拿起手里的断刀，心里十分痛苦，他不想这么死，但是……

就在这时，青峰吼道：“张问，等等！我们谈谈，我不过来！”

青峰吼了一声，又骂道：“不知道公子为什么要保你的性命！老子真想一剑捅死你！”

张问坐了起来，见青峰站得远远的，他便说道：“你想怎么样？”

青峰道：“公子要见你。你左右是跑不掉了，脑子有毛病！那么着急去死干什么？”

张问心下生出一股希望，确实他很想这么死去，如果真的要选……

他可能只好选择投靠叛军了。当然，不是万不得已，张问绝不想投靠叛军，他一个进士，官居一方大员，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一帮匪众能给自己什么东西？

张问便冷冷道：“我要是不想投靠你们呢？”

青峰道：“公子杀了那么多人，多杀你一个有什么意思？你不愿意就让你这么待着，直到你想通了，在咱们的地盘上你还跑得掉？”

张问想想青峰说的应该不假，毕竟自己是一方大员名声在外。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着急。”张问说道。

起义军的军士也没押张问，反正他跑不了。青峰把张问安排到了一辆马车上，找来军医上车为张问疗伤。

军队继续前进，走了大半天，傍晚时安营扎寨，升起帐篷休息。他们对张问果然很厚待，还给张问安排了一个帐篷。士兵们自然对张问没好感，张问不仅亲手杀了一个起义军军士，而且指挥过大军与起义军为敌，虽然战败，但是肯定让起义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是有上边的人命令，他们不敢把张问怎么样。

吃了饭，青峰就走到帐篷门口，说道：“张问，你跟我去见公子。”

身在敌营，张问自然跟青峰去中军大帐见叶枫。这叶枫本来是首辅叶向高的孙子，居然背地里在老家勾结白莲教叛乱，看样子还是幕后黑手。

进了中军大帐，张问向前看去，正中并没有坐人，只见左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那人穿着一身粗布长袍，身材高大，脸型方正英俊，隐约和叶向高有些相似，此人恐怕就是叶枫。帐篷里没有其他人，除了坐着的那个男人，还有一个穿男装束髻的带剑女人站在旁边。

那人见张问进来，居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拱手作了一揖，说道：“区区叶枫，久仰张大人威名，今日相见，礼数不周之处还请多多见谅。”

张问身为俘虏，被他这么一揖，倒有些惊奇，但是既然对方以读书人的礼节见礼，就算是敌人，张问也不愿荒疏了，便回礼道：“败兵之将，汗颜之至。”

叶枫呵呵一笑，指着对面的椅子道：“张大人有伤在身，不宜久站，请就座。”

张问走到椅子旁边坐下。叶枫也坐了下去，说道：“张大人好手段，在杭州坏了我的棋馆，牵连祖父丢了官位。不过，成大事者绝不计较这些旧事，张大人不必有任何介怀。”

叶枫一副大人大量的姿态，张问却没那么大度，他对这叶枫没有好感，因为沈碧瑶的事，张问对叶枫还有敌视态度。张问完全不是一个为了成大事什么都不在乎的人，私人恩怨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现在张问表现很客气，是因为他现在在别人手里，没有办法的事。

张问道：“各为其主，身不由己；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叶枫拊掌道：“好！好一个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张大人文采武功，修身齐家，让人佩服之至……但是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忠乃谋事之本，但忠谁？是忠于昏君，忠于污吏，忠于鱼肉百姓的腐朽朝廷，还是忠于天下苍生，忠于民族社稷？”

张问默然许久，他也不觉得大明朝廷有多好，但是同样也不觉得白莲教叛乱又有多好，甚至也不了解叶枫利用白莲教起义，占了地方，他打算采取什么政略。所以张问比较谨慎地不表示任何立场。

叶枫见张问没有说话，很自信地笑道：“张大人在辽东痛击蛮夷，让我华夏族人为之振奋，你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现在却帮着昏庸的朝廷打内战、荼毒百姓，这是你的错误，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只要你加入我们，大伙就能同舟共济，推翻腐朽的朝廷，重建乾坤，澄清宇内，何其壮哉！”

张问心道：叫这支起义军草寇显然低估了一点，从他们的上层人员和军队的装备就可以看出，他们和一般的起义军完全不同，以白莲教的名号起义不过是借助白莲教在百姓中的声望收取人心而已……当初太祖起义也是借明教的名头，明教其实就是白莲教中的一支。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怎样，起义军现在不过只占了一个省，而大明有两京一十三省，人才济济，地广人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在谁灭谁还说不一定。



张问这一仗败在起义军的手里，其实是犯了轻敌的错误，谁也没料到一股造反的草寇会有这样的军队。要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让朝廷感到威胁巨大，福建叛军能坚持多久恐怕很难说。

而且张问也在考虑：自己屈身在他们手下，打了天下，能有什么好处？封王封侯？太祖当初手下帮他打天下的王侯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张问压根不想加入起义军。

他也不能假降，文官和招安的那些武将不一样，不能朝三暮四，文官最看重的是气节。你只要降了，不管真假，以后不可能再回去。

叶枫这么看重张问，希望他投降自己，也是看重了这一点。不仅张问有才能，投降之后忠心也比较靠得住……还有更大的好处，张问投降了，等于是给其他官员做了表率，以后对起义军是大大的有利。

张问想了想，不说自己根本不愿意投降，就算真愿意投降，也得做做样子，否则人家一说就变节，会给人靠不住的印象。所以张问便断然拒绝道：“我说过，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张问吃朝廷的俸禄，命就是大明朝的，恕我不能答应你。不必多费口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 | 段三九 |

## 。营地。

638

叶枫和张问没说几句话，不过他说的话很有诚意，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张问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叶枫说纵观上下五千年，当一个朝代积弊太深无法挽救的时候，改朝换代并非坏事，而是顺应天命。帝王王侯，都是善于抓住这样的机会成就大事，现在大明已无可救药，正是成大事的绝好时机。

当然，张问没有答应投降。叶枫说的事的确很有道理，张问也认为大明走到现在这一步想要挽救是难于登天，但是，福建这么一支起义军就能推翻朝廷、君临天下？

张问虽然没有马上投降，但是叶枫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一些观点有赞同态度，道相同就可以为谋。叶枫呵呵一笑，很自信地说道：“我也不要你马上就回答，但是我相信很快你就会明白何去何从才是明智之举。”

叶枫说完，张问拱手道：“在下告辞。”

张问走出中军大帐，回他们住的帐篷。张问已经比较放松了，因为他明白叶枫不会轻易杀自己。

且不说张问对叶枫有很大的用处，就说张问身为朝廷重要的官员，叶枫也舍不得杀。就像张问抓住敌酋那样，张问很有兴趣地想要了解那些牛人，他们的思想、处事方法、习惯等等，牛人总是有不寻常的地方，那些东西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很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不会随便就把人杀掉的。

安全得到了初步保障，张问已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心情不

是那么欢畅，他明白，自己想要从这个地方回去，恐怕很有难度。他不愿意一辈子默默无闻，但是出路在何处，难道只有跟着叛军？反叛朝廷，张问不觉得前途有多么乐观，对于一个文官来说，那是一条不归路，叛军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被消灭，那时候张问纵是有通天本事，也是条绝路。

第二天，军营里吃了早饭，便拔营继续前进。张问有马车坐，很快就睡了过去。

634 军队从建宁府向南偏西的方向行进，通过延平府，又走了几天，到达了汀州，福建西南角的一个州府。很快张问知道，汀州是起义军的大本营。毕竟是造反叛乱，把中心设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显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进了汀州城，叶枫又和张问见了一次面，他仍然保持一副拉拢的态度，对张问很是优待，甚至亲自为张问安排住处，叶枫指着远处一片烟雾缭绕中的檐牙高阁道：“这里是万年楼，只有重要的教徒才准入内，张大人就放心住在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对你不利。”

叶枫知道军中的将士对张问有敌意，他这个安排倒是很会为别人着想。

旁边的青峰笑着加了一句：“当然也奉劝你一句，你在这里别想着能逃走。”

张问听到万年楼这个名称，顿时心里一愣，心道万年楼不是明教的建筑名称？万年楼这个词是普通的明朝人不知道的，因为大明朝早在朱元璋时期，朝廷就命令取缔了明教，明教成为非法组织，一切有关它的书籍都是禁书，所以一般人没听说过万年楼实属正常。而张问恰恰博览群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信息，反正他知道万年楼是明教的组织。

明教和白莲教虽然有许多相交的地方，但是明教不等同于白莲教，所以张问有些疑惑地说道：“万年楼不是明教的？可是怎么你们自称白莲教？”

叶枫笑道：“明教虽然不等同白莲教，但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教不是一样？明教和朱家的关系源远流长，用明教的名头起义，极容易吸引朝廷的注意。咱们现在占了地方，毕竟实力还不大，谨慎小心为上策。”

张问听罢叹道：“叶公子实乃大明心腹之患！”

叶枫认为这是一句恭维，很开心地哈哈一笑，然后说道：“我还有一点事，就不送张大人下榻了。青峰，你带张大人去万年楼，就说是我叶枫的重要客人，让韩教主亲自安排，好生款待。”

张问听罢韩教主，忍不住问道：“韩教主莫非是当初明教‘小明王’韩林儿的后人？”

叶枫笑着点点头：“朱元璋利用小明王的旗号夺得天下，忘恩负义，先杀小明王，后借李善长的建议，下诏严禁白莲社、明尊教，并把明教是‘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律法形式固定下来，可谓是要赶尽杀绝。明教后人深恨之，与明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

张问心道：恐怕你也是这么打算的，想学太祖皇帝的干法？可怜的明教，还有那些参与起义的农民，除了被利用，除了流血，好处都是别人的。杀了现在的地主，夺了天下又如何，新的地主权贵马上会形成，农民流完血该种地的种地去、该干吗干吗去。

叶枫说完，和张问告别，可以想象，军政实权全部在叶枫手里，没明教什么事儿，叶枫的事情当然有点多。

青峰一边带着张问向万年楼走去，一边和张问说话，“当初在杭州，我要杀你，你的人还让我受了伤，这些旧恨我青峰心里也不痛快。不过只要张大人成了咱们的人，我青峰也不是个睚眦必报之辈，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

张问道：“气节大事，我不敢轻率答应。但是你们对我以礼相待这一点，我张问定然记在心里。”

青峰笑了笑，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张问，“张大人这样俊朗的人，还真是少见。”

青峰道：“也可以说咱们有缘分，当初张大人身边那个死婆娘在我脸上划了一刀，幸好我养得好，没留下丑陋的疤痕，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 | 段四十 |

## 。圣姑。

636

张问很厌恶青峰这个人，但是并没有表现在脸上。因为张问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叶枫身边的人的照顾，会少很多麻烦，张问没必要自己和自己过意不去。开玩笑，他从十八岁中进士，在官场摸爬滚打了七八年，照张问的领悟能力和学习能力，早就把官员不露声色的招数学到家了。

所以青峰压根没有感觉到张问的厌恶，张问神色平和，青峰感觉两人就像熟人那样，既非朋友亦非敌人，这种感觉让人很轻松。

青峰带着张问上了一辆马车，从一个牌坊里穿过，牌坊倒是大明很有特色的东西，极具象征性。牌坊里面，有许多人跪在一道石梯前面。那石梯用白砖铺成，又长又宽，极具气势。张问见状心道：和太和殿门口的石梯差不多高了，这明教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石梯下面的空地里跪着大约几千人，有的在叩头跪拜，有的拿着香念念有词，一个个虔诚不已，那些人有的穿着华丽，有的衣衫褴褛，三教九流不等。前边还有一个大香炉，两个小香炉，里面燃着大把的香火，烟雾缭绕，在张问看来是乌烟瘴气，因为他不信神……其实他不仅不信神，圣贤也不信。

青峰看着车窗外说道：“今天万年楼敬奉‘无生老母’，人比往常多一些。咱们从旁门进去。”

就在这时，一支白晃晃的马队从牌坊下面奔来，进来之后，马上的人

都从马背上翻下来。只见骑士全部身着雪白道袍，头戴白纱斗笠，腰佩长剑。张问很快看出来，都是些女人。

青峰见张问在看那些人，就解释道：“圣姑回来了。”

张问不禁问道：“圣姑是干什么的？”

青峰笑道：“侍奉无生老母……其他的说了你也不懂，简单说，就是韩教主的女儿。”

青峰笑嘻嘻地说话，毫无虔诚的表情，看来这厮和张问一样根本不信什么神。张问注意到，那些白衣人进来之后，空地上的人都向两边让开，一个个面上充满了虔诚和敬畏。

这时一个白衣女子喊道：“圣姑驾到！”众人急忙让开了一条通向石梯的宽敞道路，跪在地上念念有词。另外一个白衣人拿着一条长长的丝带铺在石梯上，直达上面的庙宇。

过得一会，众人白衣人护着一顶轿子走了进来，走到石梯下面才停下。其中一个白衣人朗声道：“无生老母救苦救难，圣姑侍奉老母，怜悯众生，诏本教教众。诏曰：奉行善教旨，富者出钱出粮以修功德，本教筑义仓赈济孤老伤困。凡白莲教徒，无论男女贫富，皆为兄弟姐妹，视若一家，平等互助……”

张问明白，他们自称白莲教，是出于需要，实际上核心机构是明教的干法。

白衣人念完，轿帘打开，只见一个白衣女子从轿子里面走了出来，顿时群情激动，高呼圣姑，视若菩萨。

那圣姑一袭白衣，一尘不染，远远看去恍若仙女。她身材高挑，身着白色丝裙，看起来非常端庄，因为背对着张问，张问也看不见她的脸。这时有两个白衣人打着扇遮住了圣姑，张问便看不见了。圣姑从地上铺的丝带上向上一步步走上去，很快消失在了庙宇之中。

空地上的教众依然不断磕头歌功颂德。张问等人下了马车，他拄着一根拐杖，一行人从庙宇的旁门慢腾腾地进入了万年楼。里面站着几个身穿

道袍的人，应该认识青峰，见青峰进来，也不阻拦，并躬身行礼。

一个中年道人迎面走了过来，合手拜道：“无量寿福，贫道拜见青峰坛主。”

青峰道：“教主回来了么？”

中年道人看了一眼旁边的张问，张了张嘴，最后只简单说道：“还没有回来。坛主有何事要见教主，刚刚圣姑回来了，如果是要紧的事，且容贫道通报进去，让圣姑定夺。”

青峰摇摇头道：“圣姑的排场可是讲究，等她得小半天，我看这事儿就你来办。这位是公子的重要客人，原本是要让教主亲自照应的，教主没回来就算了。你给他安排个住处，怎么安排明白吗？”

道人听说是公子的贵客，神色一凛，躬身道：“请贵客到忏堂休息片刻，贫道即刻让人通报圣姑，请圣姑定夺。”

青峰道：“那行，就这么办。我就不去了……圣姑那院子，你们进不去，传个话都要波折几次，我就不等了，你们招待好张大人。”青峰回头对张问说道，“咱们是熟人，提醒张大人一句，没事别乱走，就在这前堂活动最安全，没事你可以拜拜无生老母都可以。特别是北边那个院子，别靠近，圣姑住里面，男的不能进去，乱逛小心被她的手下一剑砍了。”

张问无奈地说道：“多谢提醒。”

道人伸手道：“请。”

张问便跟着那道人来到一个大厅，里面照样供奉着神像，有供案香烛。堂前有待客的茶几椅子。

果然如青峰所说，等了许久都不见人。不知过了多久，才见一个白衣人进来，叫张问去另外的地方见圣姑。这倒让张问有些意外，原本他以为只是安排间屋子住下而已，没想到圣姑这么重视，亲自接待自己。

出了忏堂，沿着廊道向东走。白衣人将张问带进了另一间屋子，张问本以为这个所谓的圣姑会垂帘听政一般躲在后面，不料进屋之后见到圣姑正坐在椅子上，没有戴帷帽，什么掩饰都没有。

这时候张问看清了圣姑的相貌，她大约二十出头，光滑的额头，柳叶眉单眼皮，鼻梁挺拔，下巴尖尖。她的脖子挺得很直，神情冰冷。给张问的第一印象，倒是个冰美人。

“张大人请坐下说话。”圣姑看了一眼张问一瘸一拐的腿，伸手指了一下旁边的椅子。张问注意到她留着长指甲，长指甲可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能留好看的，指甲是否能漂亮，也看她的身体状况。

张问拱手道：“在下承蒙贵教款待，圣姑这么快就知道在下是张问，佩服佩服。”

圣姑冷冷道：“我不仅知道你是张问，连你哪年出身、哪年中进士、仕途履历、怎么到这里来的，我都一清二楚。除了没亲眼见过你，你的资料我都有。你真的是张问？”

张问愕然道：“现在我被敌军抓住，成了俘虏，谁还冒充我，有什么好处？”

对于她这种问话，张问觉得很奇怪，我是不是真的张问对她很重要？

圣姑面无表情地说道：“很快我就能得到确认。”

张问无辜地笑了一下，觉得这女人很无聊，一个俘虏而已，那么认真干吗，军政大权又不在她手里。

圣姑脸上有一点怒气，大概是张问做出那种笑容，让她有种被嘲弄的感觉，她又说道：“我听说你虽然是文官，却很会打仗？”

张问立刻清楚了她的用意，无非是拿他的败仗来嘲笑罢了，张问干脆顺着她的意思说道：“败军之将，不敢当会打仗的名头。”

圣姑倒是有些意外，她心里突然被这家伙搞得乱糟糟的。她原本很鄙视张问的轻浮，片刻之后又感觉这人有点自大、根本就没把她放在眼里，圣姑显然很少受人轻视，心里就有些怒气，这时张问又自己说自己是败军之将，好像很谦虚的样子。短时间之内几个转变让圣姑平静的心态受到了影响，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定了定心神，沉静而客观地说道：“据我所知，叶公子认为张大人的失败在于不明敌情，轻敌冒进。”



张问道：“哦？看来圣姑还懂行军布阵？”

“不懂，我这里有人懂，而且和张大人曾经交过手，等一会就回来了。”

不多一会，门口出现一个身披盔甲的女人，女人拱手道：“末将参见圣姑。”张问转头看去，只见那女人长得身材高大，脸上的皮肤黝黑，身上穿着一身铁盔，头盔正被抱在手里。

圣姑道：“正好，你也进来坐坐。”

那女将依言走进屋子，十分频繁地打量着张问。

女将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就是张问？”

张问道：“正是在下。”

圣姑看向张问道：“她就是穆小青，几个月前率军围攻温州，被官军击败，就是张大人指挥的军队吧？”

“哦，温州之战就是穆将军的人马？幸会幸会。”

穆小青拱手道：“败军之将，汗颜之至。”

张问心道：上次那支叛军也太差劲了，要装备没装备，要士气没士气，还携裹了大批难民扰乱军心！张问想到这里就很愤怒，他忍不住说道：“贵军上回攻打温州……恕我直言，和一帮乌合之众差不多，让我误以为义军都是这样的人马！我率主力进入福建，却遇到了另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不仅有枪，还有炮。你们的军队实力相差怎么这么大？”

穆小青愤愤地低声道：“我手里的人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建宁府那支人马是叶公子的……”

“穆小青！”圣姑突然厉声呵斥了一声。

张问见状，很快猜测了其中状况：显然教主这边的人对叶枫不满，但是实力不济只得忍气吞声，不然圣姑呵斥穆小青干甚？

穆小青张了张嘴，最后只说道：“是，圣姑。”

圣姑见张问若有所思的样子，冷冷道：“张大人，你暂时就住在这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出入。我告诉你，很快我就能确认你的身份，如果你不是张问，下场会很惨。”